

『抬头看天』

朱叶青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抬头看天/朱叶青著. - 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 
2004.4

(朱叶青杂说系列)

ISBN 7-5057-1998-X

I. 抬… II. 朱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8784 号

书名	抬头看天——朱叶青杂说系列
作者	朱叶青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规格	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182000 字
版次	2004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	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998-X/G·178
定价	20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

我不让别人为我作序

## 自序

一带。江水改道挪到这里来了。我就说「现在的石头城位置，大概就是古人看江水之地，那时候看江水要远比现在方便了很多。」

我就说：「发大水，看江水。真是愉快。」

风筝在天，我和高欢、老马没头没脑地谈天。谈话内容一如大江之水，忽高忽低，起伏着、流淌着。老马突然心血来潮，捡起农民放在江边的粪勺子，跑到水塘边，奋力舀了一勺，结果竟然让他捞上了一条小小的草鞋底。草鞋底，一种有毒的小鱼，我小时候就知道这鱼，经过这些年将这鱼这称呼忘了几十年。

岁月催人老，一句嘴边老话，说多了也无益。

我们从草鞋底又引申出关于养鱼的话题。高欢说钱湖一带渔夫们经常向湖里倒大粪喂鱼，我说好恶心。难道鱼都是吃屎长大的么？又想起前几天报纸上说广东人用鸡屎养鱼，南京怎么还有人用人屎养鱼，听来实在恶心。我就问高欢「你说人屎喂鱼的事情是真的吗？」高欢说「这还能有假？」。

我喜欢吃鱼，鱼却喜欢吃人屎。这世界真他妈的也太奇怪了。于是就转换话题，夸耀老马福气好，一粪勺子下去竟然也能够捞起一条鱼，一条会吃屎的鱼，怪哉。老马说这鱼未必有吃屎的福气，因为它是野生的。

我们看着江水，放着风筝，风筝在天空，风筝下是流淌的江水。然后我们又抬起头来看看天空，什么也不说了。

看天。

平常，我估计大多数人是不会专门腾出时间站在旷野里傻傻地看着天空的。

社会、环境、街景、周围、人际，以及有趣与无趣的生活，足以引人入胜，谁还会有闲心去看看那一无所有的天空。

有谁会专门抽出时间来傻傻地看着天空呢？我。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没事可以抬头看着天空的理由：放风筝。

放风筝，就可以专门去抬头看天。

放风筝其实是一个专门让人抬头看天的理由。

天，其实是很好看的，或蓝或灰，清晨与黄昏，风沙与雨雪，晴空或阴霾，总之天空在我看来并非一无所有。其变幻多端，完全不亚于人之心境的变幻。

我喜欢在南京放风筝。又喜欢到南京江心洲去放。江心洲在长江之中，需要乘坐轮渡过去。天气预报说今年要发大水，我就更想去看看江水，同时看看水天一色的风景。看了江水我就奇怪，面对这样一条好大的水流，南方人心胸怎么会偏于狭小？我相信六朝人是看多大江大水，才会有六朝人大度的情怀以及大气磅礴而洒脱逍遥的文字。我将这奇怪之想告诉高欢。高欢说：过去长江不在这里，而在秦淮河





002	00_自序
009	01_风筝
013	02_进化论
027	03_失眠
033	04_身高
037	05_全球早恋统一化
041	06_四月六日 光和沙
043	07_眼病
047	08_对话
057	09_杂拌
069	10_关于胡适
071	11_问鼎革命
075	12_造命
079	13_乱想
087	14_穷人
091	15_图像语言
093	16_无言
095	17_抽风
097	18_笔名
099	19_革命
103	20_家天下
107	21_青皮
113	22_杂说



## 目录

117	23_ 幻觉的历史
123	24_ 属相
131	25_ 遗忘
139	26_ 模糊
149	27_ 光华
153	28_ 纸钱
161	29_ 土壤
165	30_ 对白
167	31_ 对话：传统下的自由
183	32_ 乾隆皇帝的审美情趣



## 风 箏

我和安安经过南京五朝门，远远看见空中飘着很多风筝，我问安安你要是喜欢风筝，我就给你买一个。我本意是想让这孩子产生户外运动的爱好。安安欣然同意，我们就进了五朝门对面的明故宫遗址。明故宫满院子处处皆是风筝，就像水泊梁山的猎猎彩旗，赤黄绿紫，煞是热闹，说实话真正让我看上眼的风筝并不多，大多是象形动物、飞禽之类东西，我以为并不是很好看。倒是想要个简单的，后来才知道想要简单的风筝最难，左挑右拣，买了一个最普通的红蓝颜色相间三角形风筝。

说起来这地方叫明故宫，其实仅有其名而已，似乎好大一片空旷的地面专门给人们用以放飞风筝。人们采用了故宫之名，以象征这里曾经有过宫殿，一个早已消逝的宫殿。宫殿却非了无痕迹，倒是经常在原址上出现一群放风筝的人。人们向着虚空用一根细小的线去拽着、拽着，或许能够拽出一个偌大的古代宫殿来。

我们买的风箏，很快就上天了。不是我放上去的，也不是安安放的，卖风筝的小伙子拉着线头三拽两拉地风筝就上去。剩下的事情，安安拉着风筝线，我也去拉拉，无所事事，然后左瞧右看地不知所以。

两天后我又去宫殿遗址找卖风筝的小伙子，他见我回来，以为卖出的风筝有问题，我说不是。他问那你为什么回来找我？我说“小孩子对于风筝没上瘾，大人上瘾了，这个大人就是我，现在我还需要一个更大的、更好的风筝，能够飞得很高很高的那种。”

卖风筝小伙子露出得意的笑。

我在牛首山上还没等拉开风筝套，风已经在呼呼地刮着，阳光晒得我皮肤上有了灼热的感觉。我抬头看看天空，真蓝。

黄昏收回风筝，看到喷气飞机在天空留下一条艺术品般的白云长带。

又是一天，阴天，风筝上天就钻进云堆，没了。

风筝在云里雾里，隐隐绰绰，时有时无，风筝线却在我手上，十五米之外线也没了，奇怪地伸向模糊的雾气。我是第一次放一个看不见的风筝。感觉也奇妙，我原先害怕风太大把风筝给吹跑，放上去了也就觉得好玩。我知道它在那里，但看不见它。若将

放风筝比喻来夫妻双方关系可谓是很贴切的，一根细线连着两头，但不大像是一根线上拴着两个蚂蚱。蚂蚱之喻，起码说明双方都是很平等的，风筝则就不能够平等了，一方在拉线的，一方在上天的。主动权在人。如果让我来选择我就选上天的风筝，好让另外一方拽着线拉着我，我可以在空中自由地飞翔。有人不是说过婚姻最佳境界就是自由吗。且就上天自由去，让别人想着、拉着、控制着。

如果是让我来拽着风筝，阴天，我就会想着手里拽着的是什么东西？风筝吗？是风筝。但是我眼前只有我和线，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
还有一片灰色的天空。

风筝又在天上。这次我又在城墙上，从城墙上远远能看到公园里有一群人在跳交际舞，我很有些感动。跳舞者都是些普通人，为着生活的欢乐而聚集一起，相互搂搂抱抱地舒展一下未必是很健美的身躯，然后再把银幕上看到的模式，用以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出来。但有时我又会很下流地想，这些公共场合交际舞，可能就是一场社会法则允许的公开搂着别人老婆的运动。或者，又是一次次社会情节之里比多在公开场合的宣泄。但是我这样想是有问题的，心态不大好，当然我是指自己心态有问题而非是跳交际舞的人们。

我站着的城墙，是南京我家边上的西华门，说起来，乃是朱元璋开国修建的大明皇宫的一个古城门。平日了无闲心来观赏这门。现在看了，觉得没什么，不过就是用一堆古城砖垒起的符号，一个关于什么的符号，未必真正就是原先那座城。我对自己说不想这些，继续放风筝。

阳光、蓝天、白云。我仅穿一短裤光着膀子拉线、放线，活像真正退休的老头，悠闲自在。这是一个中午时节，中午西华门城头，难有游人。我悠闲地拉着线，过了大约一小时，风向很怪，建筑工地上旗帜被风吹得朝着两个方向。我这只黑白色像燕子似的风筝，突然打起盘旋，然后头朝下，栽进远处梅园新村的一片树林里了。我拉了线，紧紧的，只得把线弄断。我本想去寻找这风筝，又想，每次和女人分手之后从不曾去

找过谁,分了就是分了,缘分尽了。

放风筝其实是一项没意思的活动。好在放风筝的花费不大,一次性投资之后可以玩上很久的时间。我估计穷人是玩风筝的最大群体,穷人虽然没有钱却有着很多时间,把时间用在挣钱上也有可能是一种好大的浪费,放放风筝则未必就是浪费了时间。我是这样去理解的,渐渐喜欢了这项不挣钱的活动,并且获得了放风筝的快乐:

我每天中午去家门口不远处一个明代城墙上放风筝,喜欢把风筝放得特别远。蓝天,白云,风筝在云端,千米之外,比一只蚂蚁还小,惟有一点微亮闪光,使我知道风筝还在空中飘荡。人们放风筝习惯放出这样那样的技术水平,我放风筝却很单调,高、远,别的一概不计较了。风筝放得远,收回来要费很大力气,每次仅收一把拳头距离,所以,一把一把地收风筝,就像和尚一槌一槌敲木鱼,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过去了。今天风大,风筝线拉得很紧,我用了近三个小时才把风筝收回。偶尔有游客从我身边经过,看不见风筝,仅看见一根线向上耸入云端。前几天和老苏通电话我还说,等非典过去我带上朋友们去放风筝,老苏却说这在过去是和尚们用来修身养性的。和尚们也放风筝,我倒是不知道,既然这样说了,于是就相信自己也是和尚。但是看到风筝在高高的天上,有些担心,怕收不回风筝,于是就想起高出不胜寒的句子。后来有一阵子风筝伸进了太阳,刺眼的光芒,把风筝给遮掩了,景色极美,我又觉得风筝即使跑了却给我留下了记忆,也是很值得的。

放风筝是这样一种活动,将线放出去、再把线收回来,然后再把线放出去、再把线收回来,没完没了。我就联想到有很多事情皆是这个道理,来来回回,进进出出。一直干到你累了、烦了、满足了,为止。



## 进化论

达尔文说：人是猿猴变的。对此，我很怀疑。

我知道很多人也对这个观点不以为然，他们的理由或基于宗教，或基于科学，总之是有一番大道理可言的。我也来凑上一份，理由有所不同，相对简单一些，既无科学之依据亦无宗教之禁忌，主要是基于审美的考虑。

我之所以不同意人是猿猴变的，实在是猿猴形象太丑陋了。但是，令人惭愧，人的本性却更加丑陋，因此，我说话的底气究竟是有些不足的。或许不该用猿猴的形象来对比人之本性，盖二者范畴有所不同。但是猿猴的本性比之人类善良，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。何况，猿猴形象的丑陋，也是人从自己的角度得出的结论，并非真正的公允。

焉知猿猴们相互看来，竟也是美不胜收的呢。若是用猿猴的眼睛来看人，说不定也是丑陋不堪的，我以为完全是有这个可能的。人类以为万物皆羡慕自己，这大约是人类最大的误解，也是最不可被证实的臆测。而可以被证实的则是万物对于人类的厌恶。

人类去找猿猴认祖归宗，委实是人的一厢情愿，猴子们是否会同意呢？

我觉得很有必要去征求猴子们的意见。譬如人与人之间就有认干亲的习惯，或是认个干爹干妈干儿子干闺女什么的，总须两厢情愿才行，怎么可以强迫呢？

不过，我看达尔文的初衷未必就是出于霸道，很可能是思维的环节上出了问题，不知该如何去征询猴子们的意见。若有可能的话，我倒是很愿意相信达尔文的善意，他一定会去征求猴子们的意见。

据我想来，猿猴们若也能思想的话，当为达尔文之说深感屈辱，猴类们是一定不屑有人类这样的不孝子孙的。将猴类与人类两相比较，则完全不难看出，人类的丑恶要远远地多于猴类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相比起人类来，猴子们简直就是最为纯洁的处子。我想，此不仅是我的一家之言罢，倘若从大自然的角度去看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所以，猴子究竟是不是人类的祖先，人类究竟是不是猿猴的变种，应该看成是一个始终未解的谜。但它并不是一个很深奥的谜，因为天下的事只要是谜，那么迟早总是会

被弄清楚的。

最终将由谁来解开这个谜呢？

我以为人类与猴类都应当为之努力。但在最终的结果未明之前，应该让各种意见与观点同时并存，而无须独尊达尔文一家之说，亦无须让猿猴们蒙受不白之冤。

诚然，猿猴们遭受了人类的侮辱，委实也很无奈，猴类们是无力改变人类的固执的。对此，我只能替人类向猴子们深表歉意。同时我要说，不仅你们猴类不能改变人类的固执，我们人类亦无力改变自己的固执。

天下还有比人类更固执的动物吗？

我是想不出来了，从这一点上看，人类与猴类的差异委实不小。

不仅作为整体的人类如此，即使个体的我也是如此。譬如我本人就属于个性固执的类型，我对于自己的固执也是无力改变的。所谓本性难移，确实是太贴切了。

我也曾想改变或谓之完善自己的固执，现在，我所做的惟有维护自己的固执，不然的话，我的习性便切近了猴类。

猴子们具有这样的习惯，那就是对于人类的模仿，不过猴子们见到其他动物，是否也会模仿一番呢。

或许，这是猴子们用来嘲讽人类的方式罢。

从所谓科学的角度看，我实在是猜不透猴子的意图，故只能发挥想象而已，猴子们是否是以以此来丑化人类呢？

猴子的本意是否如此，不得而知，但我是很愿意相信的。猴子们见到人类的滑稽与可笑，喜不自禁地手舞足蹈，模而仿之、嘲而弄之。人类因不能理解猿猴的本意，每每见到此番景象，大都欣喜不已。

吾国吾民都是很喜欢耍猴的。

街头锣鼓一响，众人围成一圈，猴子在人类的驱使下沐猴而冠。



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,我往往弄不明白,究竟是场里的猿猴在耍人,抑或满场的人在耍弄猿猴,其中的界限是很难分界的。我注意到传统戏剧里多很有猴戏,以惟妙惟肖为上乘手段,很能博得看客们的欣赏与叫好。

我偶尔也会这样想,虽说是戏,却也有一点世间尚有畜生可以为鉴的意思。

好在少见猴子耍人的场面,自以为多少为人类保留了一点尊严。

但我想,猴子耍人的场面也一定很壮观,多少能让猴子们出上一口恶气。

惟不知那样的景色,猴类们是否也手擎锣鼓敲敲打打,做出欢天喜地的样子。亦不知人在猴子们面前,是否能翻滚出灵巧而精彩的跟头来,反正我对于自己是没有这个自信的。但我经常看见人在同类的面前,总是会像猴一般上窜下跳,其灵巧与精彩程度要远胜于猴子,不仅猴子们会自叹弗如,很多的人也会自叹弗如,此大约是人类的聪慧,但一定也是人类自寻的乐趣之一。

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,翻阅报刊、听听广播,人们会津津乐道于新闻报道与名人花絮,久而久之,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人们饕餮着传媒送来的精神快餐,用世界的乌烟瘴气与淫秽的意味,来满足现代人不伦不类的心态。

我们也无妨做一个小小的实验,随便找出一张当天的或过期的报纸,报上所载的新闻、事件、凶杀、名人等等,一般说来都是离奇古怪的,而有些却实在是惨不忍睹的。如果细想一下则难免有所纳闷:我们人类怎么会处在这样一种悲惨的境地。可是我们一旦丢弃了报刊,脑子里立马空空如也,心中无限空虚起来,那份感觉极其微妙,有如被一种沉重的东西压抑着、却又轻飘飘地失落着。

怎么会这样?我一时想不出可解释的理由,或许是理由过多的缘故,反而找不到理由了。但有一条理由是很明确的,那就是我们眼前的世界,实在不是当初猴子们所能设想的。

为此,我的脑袋不能不疼痛,而不能不叹息。

我的胃火与闷气被吐将出来,一声长长的叹气之后,自己也禁不住奇怪:我们人类究